

太

函

集

太函集卷之五十三

新都汪道昆伯玉著

墓志銘六首

明封孺人劉母徐氏墓志銘

歲癸未三月二十有六日劉母徐終于麻城蓋春秋七十有一于時少子奕始成進士趨奔喪又明年少子自楚入新都以禪服見布狀而請曰奕奉母無狀無及升斗以荅柩輓惟是墓門之石幸乞一言庶幾幽藉九原明播百世茲徼惠南國同籍者龍司理南宮同籍者丁海陽先爲紹介待命明公儻然幸而許

之慈氏罔極明公罔極昔在戊午不佞以守吏預楚
賓興時伯子方舉春秋則不佞推轂乃今先之以紹
介申之以元承即不佞詘于辭敢不敬諾按元承述
略麻城徐氏著浮谿陳媪故有夢徵舉孺人而應處
士簡陰伺嘉偶始受太守公禽群盜入里中諸毋黨
皆走匿孺人僅學步坐庭內自如群盜灑然異之此
丹穴雛也生八年而喪母父任迂遠不問家孺人跬
步不出戶庭深居而嫻四教里婦亟稱淑女天授姆
傅何爲辛卯歸太守公載衣袂媵臧獲畢備時舅奉
檄而丞固鎮姑楊與偕太守守諸生孺人獨以冢婦

當戶太守故負倜儻廣交游諸供具率倚辦孺人應聲而至孺人優優辨給不給則脫簪珥佐之即太守不及知終不以告舅自中都請老姑還病且深姑卞而孱憚藥甚孺人日夜泣躬奉藥曲跽進之姑爲之惻然彊藥而延數月遺子男五長幼有差長者未婚幼則呱呱耳孺人以丘嫂而撫五叔遞長遞婚即家秉歸孺人壹以身下諸姒有不合務以婉婉得其和居二十年孺人五丈夫子且長將納婦舅姑命太守異爨而居孺人聞而色憂諸兄弟妯娌幸無間顧舅有命罪在冢婦何辭無論九世同居即數十百年可

保也太守不得命則屬孺人手割之孺人悉出故裝
即衣袽臧獲瓜分而六太守沾沾自喜心竊多孺人
孺人弟亡其妻遺一女無所恃孺人召弟授諸子業
訓弟女如已女盛奩而婦高門及伯子與計偕領邑
而之富順則奉孺人往內持扇鑰壹如嚴君已已太
守起家澤宮越三年授永川博士孺人在蜀則自富
順就永川相從僅女僕二人不辭胼胝舉案而食將
令苜蓿與芻豢同甘所部首舉博士才擢羅城令孺
人以衰白守楚不能從遞命諸子省羅城願終身清
白爲後人地既從羅城課最擢上思州知州先是伯

子治富順有聲遷潤州司戶即不爲巧宦猶然不失
令名及元承對公車而太守得請歸老孺人聚族而
語諸子吾其爲劉氏休而第幸成名吾不爲喜而翁
十年於外竟垂橐歸猥云宦成完節著矣爾曹福地
其在斯乎自孺人有家政由中出顧折節攻苦無所
芬華即三世入官諸子少長蚤貴季年茹蔬服澣以
爲常比考終篋中僅遺命服一襲示諸婦而已子五
長少業已列名仲交叔永季育叔季皆籍縣諸生婦
五長孫繼萬仲汪叔成季陳少曾陳則刺史孫曾則
孟津令女女一適諸生朱子亮先孺人卒孫男六伯

清涵清若清斯清正清得清孫女五其婚嫁非仕族
則儒門狀備矣不佞竊謂春秋以比事爲教其稱母
德宜無若敬姜孺人務以清白討諸子而訓之則亦
公父文伯之母也劉氏世以春秋顯夫非有所受哉
孺人墓在檀樹冲周京兆爲之主卜故有識言塞坡
垠下有吉壤即今所樹應之既志而銘禮也銘曰君
子應貞德與之齊之子特達拾級而躋伊不侈爲達
也毋而樂爲廉也妻斯其不務穫而務耕不求畬而
求菑具曰聖善匪夷所思坎有樹檀其兆在斯堂于
斯斧于斯吾其銘于斯

明故益府教授孫長公配汪氏合葬墓志銘

上即位覃恩

詔郡縣各舉經明行脩之士于時海

陽孫光先膺首舉貢澤宮余自少雅聞孫定之以經術傾縣及余入佐邦政乃始見之都市中其名則避光字而易光先定之其故字也其先由青州起唐金吾大將軍萬登以功封新安伯食邑海寧家唐田歷十世徙雷溪今爲草市高祖仲陵有大節嘗以布衣建議置榷蕪湖父允方受博士經以孝行著鄉人私謚之曰質孝語在王司寇元美傳中質孝受室于江不宜子昔夢一兒自天而降是生定之定之幼清相

者覩其目露唇張法當天父母憂之甚慎勿以儒術
苦吾兒定之持之彊不儒寧獨壽儒則世業終不以
年數故而廢父書卒就儒誓將自我而光先世既長
納婦汪汪席故饒裝甚具其父母則以定之世儒而
業滋落慎勿以儒術困吾甥汪持之彊不儒何賴儒
則世業終不以中否故而令夫子卒廢父書于是相
定之就儒有故則脫裝以佐其急定之用是得嫻于
文學且務力行爲君子儒弱冠籍縣諸生無何而廩
小試輒高等大試數奇卒以貢起家授永寧訓導乃
進諸弟子知嚮方者相與論心學而務聖功居頃之

遷益府教授 王既以文行多教授禮視賓師既引
疾辭不許請急許之 王與約曰君歸一省故丘寡
人且召君矣比召至先三月以天年終惜也定之博
學多聞所至西洛盱江皆有著述其持論必原於道
德恥託空言居常書六戒置坐隅作我箴以自檢嘗
言爲學顧躬行何如耳尚口何爲質孝幾終定之帥
汪視疾終月不懈居喪毀瘠幾滅以善喪聞念父遺
行未彰將聞之 上許相公曰非制也悲痛如不欲
生當貢將行毋適不豫輒讓其次者往必待母安族
有諸父之喪不能治定之爲之殯撫其孤宗人負定

之金無所出乃折其券謝宗人嘗卜地爲王父母封其姻屬冒他人產而索其直既覺置勿問第燔其書間里有違言得定之居間輒立解不解則捐金以佐其平壤地或見侵不復致詰其醇厚退讓亡論齊魯諸生至其珞珞爲名高不遺餘力而讓義嘉靖中詔鬻叢祠廢業境內騷動睨者將及新安伯祠定之卒抗有司而直之幾不免某子甲冒籍入試而覺太守將地之定之排之嚴乃竟罷永寧饑令困無策定之爲之上書所部所部以聞得 賜民是年田租之三此其負俗策奇雖豪舉自以爲不及然先之擇地

而履必軌於正經嘗獨居有奔女距之力嘗過三谿
喪資斧居亭主有所坐多誣服將鬻妻子償之定之
謝曰不然坐者不必盜盜者不必坐不問而行諸子
以積著賈崑山夜有竊者或筴以因而爲利盍徙而
之他定之曰不然是盜竊吾而吾竊崑山也故以諸
生客宋令君所令君探其所欲言定之卒無言僅一
再起謝既貢而公帑不辦縣將派徵定之固辭毋以
一人而勤一邑既守學宮畢謝餽問士有貧乏者則
賜之定之雅言吾幸藉內也賢不能解佩以匡不給
與使恩秋毫以辱其義有相之謂何生平急人之窮

莘莘喜施甲子旱定之仰天祝曰幸即雨吾其以此
公里族之餓人旣雨復其言無德色道中見有負其
子溺者歎曰是必重有責也而曰然爲償其責活之
嘗渡淮浮殍逋至乃出橐中金募土人瘞之族屬有
欲去其妻者有欲弃其家而出走者諸長老百端曲
諭皆不從卒得定之一言乃始改慮定之以重積德
故數得天初免父喪踰年病幾殆人言唐舉之言驗
矣其將受命于形邪一夕夢神人言而年數及矣上
帝多而陰德展二周星旣覺而憶其言病旋已徒旅
從上都者皆疫定之爲文驅之翌日乃瘳舟出潞河

中流誤中樁木舟漏且溺定之呼天而禱乃脫而行
凡是皆其徵召之符非直天幸定之故爲宗人祭酒
里中悉受成及定之自蜀歸舉宗大喜祠有規竢其
定系有譜竢其脩里有水患竢其彌既至而定之即
世年六十五其生以正德己卯歿以萬曆癸未元配
即汪也其生也先一年其歿也先二十有六年享年
四十繼程再繼朱毋三而舉子六見初見知見可皆
汪出納婦爲王爲程爲俞見信見用見兆皆朱出納
婦爲程爲二戴朱舉女子二人乃今孫男五孫女三
曾孫女一其婚媾皆間右乙酉冬十月壬辰諸子奉

定之喪葬歆敬興江塘以汪祔往宛君子與定之習
亟稱其言高明之家鬼矚其室今之富翁是已福澤
何繇至哉天之所佑將在清明正直之倫蓋百昌之
器也諸子因宛君子紹介而求合葬之誌若銘以余
旋觀定之其好脩也能無斁也其好學也能無厭也
其好施也能無勑也奉斯三者以永終譽所謂清明
正直非邪元配之相定之居首功矣余重宛君子既
爲之志而且銘之銘曰維爾先鳴卒得掌故維爾獨
行不失國步曰梁則夫曰孟則婦篤于人倫爾倡爾
助鴻漸閔儀爰及末路爲董江都爲賈太傅淑媛不

居先彼溘露白首同歸受天之祜漸江之干歛之士
及姜胥宇西水滸有懷二人可千古

處士汪隱翁配袁氏合葬墓志銘

道昆斤斤務修古鮮稱號以趣時翁諱伯齡號隱菴
余大父行也其尊踰等故得稱隱翁翁居潛川去吾
家五里而近先府君若先叔父若先從叔父並以同
齒而稍長翁折節而結諸父驩先府君德翁深嘗命
孺子志勿忘以詔後世翁自少年習葬法誦諸形家
即祖禰堂坊皆翁主卜自爲百歲後計乃從近里得
遼塘山翁言其脉蜿蜒而落廟山伏而復起分枝而

出若交臂而左右行左爲左司馬諸孫之先世丘廬
右爲故右司馬吳公里一丘中峙蓋其幹云辛巳喪
我先府君翁力疾臨喪而哭之慟越三年冬十一月
二十一日翁有繼室袁之喪明年甲申春正月十有
七日翁即世明年乙酉冬十二月望翁四息子奉翁
喪及袁喪合葬遼塘山從翁命也道昆既得翁子壻
羅少卿二狀躍然起曰於我志於我銘翁先世故饒
父之中落翁父力恢復輒以下賈起繁昌轉而之齊
魯間羸得以數千計尋爲宗人子同事者所乾沒翁
父爲弗問也者而舍之翁始勝冠輒從父兄入蜀稱

實以益資斧樵茶雅州長公故孱力不任轉轂翁獨
當事一切代長公勞父多翁材任翁愈益力由亥亥
起卒致不貲長公內傳氏姬嬖之甚姬篋千金自匿
則以長舌佐翁翁懼傷長公心置弗辯其後傳氏奴
鬪技擊而橫死其曹辭連翁父而告有司翁亟挺身
赴公庭子在奈何令父對簿翁坐嘉石者彌六月卒
釋之翁再婚程氏皆亡將求女於蜀既得儒門袁氏
女女父獨難其耦亡敢委禽翁以偉丈夫少年慷慨
女父多翁倜儻則歸翁袁以笄年獨持家秉上事舅
相夫子外應賓客內操局鑰飭戶庭細者井臼米鹽

鉅者樽簋錡金刀七皮閤莫不中度事事得當翁翁
客蜀久廣交游坐客日集百餘曹四坐皆滿椎牛結
客以爲常袁自中厨出之其應如響監司出行部庖
廩以倉卒不共州大夫夜告翁翁不遑對翁嚮袁而
袁唯唯質明滌滄具陳出翁不虞翁乃驚服長公既
客死翁倦遠游亦欲東歸喟然太息曰自吾父子輕
萬里而西前後償子錢家踰二萬中外度支稱是即
今所就業庶幾可埒素封吾將奉家大人從此歸矣
袁從旁贊曰善姑老矣奈何虛子舍而錮殊方翁既
將父入里門欣欣有喜色此吾稅駕所也安能復作

萬里游袁從翁將去蜀有爲其父母留行者袁徐應
曰女行遠父母兄弟醮命謂何幸吾弟廩學宮亟起
家以顯吾父母兒願足矣卒從翁歸養夙夜奉二親
驩及翁父母逋以天年終翁始當室視長公之孤猶
長公也悉品財產中分之人言翁買即與父兄俱秋
毫皆翁力也乃盡舉其半以遺兄子長者哉袁亦自
相內力贊翁母寧使人謂翁外伯氏初袁逋舉女亟
請翁媵蕭氏姬既而撫蕭息子三不啻已出及歸而
內吳氏季子生袁襁而躬乳之諸孽子視息女愛等
及兄子應玄天其婦李歿之翁並爲之舉喪喪具率

從厚袁亦多李之烈爲之善視其孤翁既柩載而歸
就里中積著益起顧獨攝敝衣履終身不鮮袁亦以
纖儉佐翁椎布力作如故至若營宅兆置墓田獨費
累四千緡無所恡市中故有祠事事越國先王新主
祔祠例輸祠金五十翁一時竝祔先世十主輸五百
金有竒近屬或不能昏疏屬或不能殯舉宗或有緩
急率倚辦翁翁亦辨給之無德色郡縣興諸大役必
翁居先若城縣城尚方採木翁率首事有司高處士
義表其間鄉校述以鄉射賓翁翁固謝不往嘗受七
品章服既拜 命輒筭之即以隱君子終其身顧倦

惓嚮文學在蜀築萬勝宮以聚學者歸則大治學舍聚中外諸生比年成進士者若而人率由此起翁既授羅甥室賓禮有加未得志則輓其前得志則推其後乃今拜直指都儒宗進列卿貳廷尉駁駁而盡九等則翁慙慙居多翁諸子稍長悉授之經伯子時達補郡增廣生仲子時通籍禮部儒士叔時選籍胄子季時逢始學幼儀人言圭測於是乎有常諸吉壤將用事矣翁固歷險阻往往得天當權雅州從兄誤失茶引法當沒適徐君願貸引以脫翁阨幸得完居荊州舉八千緡貸姻氏既望其腹將不利翁則中翁於

遼庶人時庶人不道禍且不測既而按辭無驗卒罪
姻氏而罷翁歲己卯市前後居室災獨翁舍巋然中
立此非直天幸殆亦福善之徵與當翁考終享年七
十有五袁少翁六歲歿先一年諸子婦出余處士王
孝廉羅太學王總戎諸子壻長爲方謨次即廷尉次
吳正蒙次黃梯梯弱而翁翼之庶幾不失舊物孫男
三孫女三外孫五外孫女六其名第婚媾具狀中銘
曰未壯而賈未艾而違胡虛而往胡實而歸陶猗故
智翁則優爲至若矯矯如龍眈眈如虎圓則削觚方
則蹈矩不競不求不茹不吐冥合中庸豈曰椎魯爲

鴻爲光同歸胥宇自歎而原中揭吉土樛木交枝此
焉夾輔子姓振振奕世昌阜於乎其斯爲不灰之鄉
偕老之所

處士吳君重墓志銘

歛諸吳望谿南陶猗代起顧多長者行而季公瑤以
孝友特聞其先處士尚澤故以鹽筴賈長蘆居常薄
錐刀傾橐赴義久之業削乃倦游長公珽受賈代行
次公珙早世季公治博士業業既通則釋業而從長
公戮力並起其先或有負人者皇皇然務齋毋子慎
之或負我者券在篋中置勿問由是居人族賈率以

然諾重兩公即二季亡論也居積既饒則又拓而賈
淮海兩公之一心力也相倡和若埴篲相左右若手
足第以廉賈得五無他端于時諸同賈逋廢逋興猶
潮汐也不戢者犯禁不羈者作荒不覆則敗兩公奉
三尺廩廩凡諸利病面質部使者盡便宜所部虛已
納之引爲鹽筴祭酒至其濟用與下賈等無所芬華
兩公逋相出入以歲踐更入則承驩出則掌計藉令
千里畫筴有若桴鼓同聲先處士卜吉龍川之陽其
上古松二章可芘千乘徘徊周視顧而樂之歎曰庶
幾哉異日者天胙吾子若孫于斯考丕嘗之室吾願

畢矣兩公則以爲大人志也不命其承遂召工師大治宮室奉二親以老處士溢喜過望吾何幸於吾身親見之先處士自號雙松長公曰小松季公曰仰松殆亦橋梓之義也甲子兩公居先處士喪母胡哭之慟而毀甚季公吞聲飲泣懼傷母心長公以當室留季公出治生業如故戊辰之歲季公怛怛而念之深昭旣孤母年幾大耄即一日之養不易三公孤離母且五年直將從此歸養矣遂釋業而授仲公之子世暎從長公居子舍中明年季公病背痛甚病革執長公手訣曰母在願伯兄以獨子善事之遂瞑公生嘉

靖甲申十月十五日卯時歿隆慶己巳六月二十四日亥時歲計四十有六配程氏出介塘息子二並太學生長世燦納婦羅舉孫五維啟維勝維善維中維熙次世徽納吾宗女舉孫三維誠維謙維讓息子二並歸吾宗孫女二次者字程司徒公孫曾孫二宜齡宜家凡諸孫曾婚媾皆間右余于諸吳居相鄰也世相媾也其間世濟禮讓延州之遺風在焉要以遐逡躬行竊多二三君子無藉資斧赤手起家其在戶庭壹以孝友爲政即齊魯嫻于文學未之或先其一曰榮讓公則余既已志其墓矣乃今志季公墓因及長

公蓋其審也季公即世十七年爲 今上乙酉二太
學卜黃羅之兆吉以九月初二日葬季公余爲之銘
銘諸墓門之石銘曰吳有季重季公字曰君重往季
公取重蒲阪殆亦以厚重重季公夫中黃大呂非有
繁弱之調淫哇之奏也發則洞宵叩則震耳唯其重
則然吳之重多在季矣假之黃髮競爽云乎哉彊弩
千鈞釋而亡括大音希聲闕而亡伐其斯爲良者藏
其斯爲洪者遏

處士雲谿吳公墓志銘

處士爲余先大母贈淑人仲弟之子先司馬稱內弟

余稱吳氏叔云系出谿南族最著高大父遇禎公受
室長齡鄭氏因家長齡曾大父巖慶公習法家居爲
鄉人祭酒長齡始大大父端祥公是爲先大母父息
子三長公璣不宜子次公璞妾子龍潛蓋以正德丁
丑秋七月旬有四日叔始生大父故嗜酒不問家次
公尤甚嘗爲縣小吏竟以酒亡叔始髫長公乃子叔
既冠字叔曰時起則又納金氏婦爲叔婚先大母則
以吾父獨孫白先大父使從先司馬賈鹽筴先司馬
既受命則遣叔居賈蘭谿先司馬博習諸家獨以事
先大母疾益攻醫術賈多暇諷叔學醫叔方涉獵古

今喜讀史先司馬謂叔史固有言治生不待危身取
急則賢人勉焉醫是也且百工老則廢業醫老將益
精時起勉之毋用史爲也於是盡發所藏方書授叔
叔朝夕誦之冬夜擁一被手和藥丸口讀書不輟丙
午余就鄉試先司馬遣叔與俱會懸鄉書叔往觀得
余名第徐步入坐無所言余笑曰即不第不失一諸
生何默默也叔蹙額徐應曰第則第矣然太早卒無
喜色明年計偕闕下叔復與俱旣而出令義烏叔
謝不往乃還曾大父故室專攻醫江文學民瑩自儒
入醫所著方書盈笥叔東鄉坐民瑩不旬月悉筆受

之及余爲尚書郎叔入都市鄉大夫爭致叔壹以上
客客之嘗誤入 內朝門巨璫厲聲呵止叔就縛叔
神色自若不爲動璫歛容而目送之還叔丁李故任
放比中歲折節爲恭既稅駕郡中病者日以安車迎
叔轂相擊也居十年所齋用浸饒乃復置室谿南則
以長齡爲饁舍昔在辰巳境內無年叔方食貧奉世
父世母不厭藜藿既相繼轉死僅以下材棺之先大
父叱曰若即貧幸姑氏在胡不姑告而忍殮葬乎哉
叔俯首應曰潛聞喪事稱家有無安敢假餘力於姑
氏而從厚次公故亡賴叔生母嫁民間叔稍饒輒跡

母所在迎養終其身卜地葬之費至累百先司馬既受封二十年所屏雜賓獨叔時時往來相與莫逆庚辰季夏叔疽發背者二藥無能爲尋以是亡蓋二旬有七日也春秋六十有四先司馬哭之哀明年喪我先司馬先司馬嘗卜冲塘嶺一吉穴負已抱亥宜可封叔諸子請之予兄弟皆曰可越歲乙酉冬十一月旬有八日諸子思敬思讓思謙思和奉叔喪葬焉叔息子五其次爲思恭蓋先亡納婦五冢若季爲吾宗次嬖者爲孫又次爲黃繼爲程又其次爲程息女三子壻爲程雲端爲汪守謙爲俞松孫男四萬章娶於

程萬高聘於謝萬廣萬言未聘孫女三長適汪存文
次適予姪指揮應襲秉寅季聘程鳴鸞叔既以醫顯
予嘗請部檄授叔良醫當叔始艾之年則以章服爲
叔壽叔不內先司馬彊之亦固辭與其一且而服毋
追無爵而竊章服吾寧從諸田父著田間冠先司馬
故受醫於篁池壹稟於張仲景至其務多補益出入
東垣叔旣知嚮方孰若一舉而三反季年善用汗吐
下三法而私淑張子和篁池有子伯高亦同受業先
司馬分麾而出兩廣並驅人以爲程李二衛尉齊名
不虛矣銘曰爲余考也者弟是爲王母黨也者叔爲

醫也者良而不爲良醫也者服先五世而遷後五世而復維谿之南振振公族冲塘一丘先司馬是卜若堂若坊歷奕世而介景福

程長公墓志銘

程長公名鎖字時啓世家休寧由谿長公即世十有四年未墓也其三子夙抵不佞豫爲之表惟卜地爲皇皇及其舉嫡母吳碩人喪不佞見客蓋殯潘阮之曲其陽乃覲隩區不佞指而問之則長公故所購者也三卜不兆終焉未遑吾友吳子旁綜堪輿是宜主卜三子乃肅吳子嚴事之爲上賓賓至而四顧踟躕

其兆吉蓋壁蓮峰而中爲峽起爲五雷山又中出而
峽者三爲蜂要爲鶴膝起爲巨門如當扈旁視之則
爲廉貞其茁如莢其引如象倍已面亥爲觀天皇甲
山振瀋水而西如壩百仞漸江縈山東下其注如隍
部婁附甲山而當穴爲紫微金蓋敵體也規土中如
拱壁如錯繡如流霞于是而坎其中得槲一又明年
爲萬曆己卯則以春王正月癸酉三子舉長公之殯
而葬焉乃蒲伏謝賓自先考而下辱先生賜賓曰否
否非司馬將不有德明尋避席曰長公故以長者聞
則天授之吉土即司馬無所與力無論德明不佞聞

而善其言志諸墓門之石若家世若質行若子姓具
在長公表中銘曰延身之良彊有力五雷可鞭象可
鼻連山高高潘水深一抔之土千黃金北辰倒植甲
山起紫微當中陳玉几松栢千章有闕宮誰其居之
程長公千秋萬歲福攸同

太函集卷之五十三終

太函集卷之五十四

新都汪道昆伯玉著

墓志銘四首

明故應天府府尹方公墓志銘

吾歛治春秋顯者則楊尚書寧次方御史貴文次王
水部寵次水部伯子御史獻芝季子文學獻蓋次方
京兆良曙次京兆季子孝廉一敬逋相授受若承家
王氏方氏世婚姻其傳業則王氏再世方氏三世矣
王御史之外黨京兆以童子應門御史召而授春秋
既卒業及御史貴遣之從季君游季君師大司成呂

文莊瞠乎薛文清後京兆守其師說一一籍記之言
必稱吾師奉若繩墨督學使者楊先生行縣首舉京
兆補郡諸生已酉與計偕癸丑成進士始授南京比
部尋奔母喪服除補水部奉使荊州榷木遷員外郎
既奔父喪服除補比部進郎中讞畿輔獄多平反隆
慶改元遷河南副使進江西左叅政湖廣按察使尋
以右布政使復入河南上計京師轉雲南左布政使
居六載不調移書所部乞骸骨歸所部言之朝量移
應天府尹公始視榷有司方急殿材諸賈率匿上游
避勿榷關吏請筭舟充額不者且不中程公正色曰

吾受命榷木不聞榷舟即不中程詎敢闌及非額諸
賈聞風爭就榷額既溢乃罷兩月告緡江陵故相獨
多公嘗語不佞吾居里得新都三良督木則潘尚書
榷木則方水部治郡則江荊州三者皆清白吏也還
以兩縑餽袁州子舍子舍嚙之袁州笑曰夫夫故硜
硜置勿問會京師疫奉 詔設糜粥飼餓人公與甯
民部俱多所全活既入比部胡少保逮士師公主橐
饘蒸胡者跡之甚公弗顧同曹壯之讞獄東明蓋不
雨者八月矣公至釋三寃獄雨大行舉子某戴鵲冠
當大辟當路爲之間柰何棄一舉子市曹公領之無

以應既而輦千金伺中路公批頰而斥之蒞部中論如法公起家郎署未嘗及爰書既習法家言壹如老吏部尚書論報悉出公手就行部解文罔者數十百人廷中以明允特聞奏獻悉稱 旨治河則躬行臯陸審便宜上河渠使者書備陳得失蓋以治河之害莫甚于逼河爲堤束河流而障之故易鑿又築甬近取土堤下故易敗即茭薪之費不貲猶以水濟水耳自今宜避河怒寬爲之堤輦客土而築之毋與河爭尺寸利幸而水不及堤無事捷矣及堤而捷費省而力倍之毋襲故常徒爲乾沒者地且也竭民力以捍

民患民亦已勞其或河不爲患顧移奉河者以奉邊
吾民無息肩所矣即有天幸請能徵發以待方來使
者條上以聞悉當副使議絜爲令會新鄭起當國諸
藩臬大吏畢往賀之獨臬使不行者二人其一公也
新鄭故習公爲政益以此重公居亡何進江西左叅
政攝方伯事 上命徵造宣紅瓷缸急陶法不傳公
上議請罷之竟得寢入楚臬發獵戶奪民妻姦狀白
株連者七人復入河南則人人舉佛號郊逆之矣清
軍御史務操切稽失伍而連坐者三十餘曹公從容
解之卒得釋滇故中丞喜事民困軍興公始下車則

謂滇西南鄙耳可幸無事庶幾小饒頃啓兵端民不堪命請與境內更始毋勤遠略而忘近憂故事治昆明池歲費司庫萬計下吏因而爲利當事者置弗聞公自經營樹坊園主蓄洩耕者迄今受其利田數萬頃皆上腴則以其羨佐晉寧安寧二州城工民無所預公歷三藩主筦庫入則屬屬吏來謁者監之出則以原封授之視出入若遽廬主藏者職籍記而已居左右轄入計者三主藏者請以儲羨佐行資秋毫無所取吏詰何以供庭實公正言距之始入滇庫貯僅三萬中年五倍末年十倍遂甲諸藩人言江陵故知

公乃今則謂公䟽已耳主爵撫江陵指亦不及公所
部逋首舉公卒不調公三上書所部力引歸所部固
留且言之主爵即方方伯以積薪下其何以勵庶司
主爵無以爲辭乃得應天府尹傳給事作舟林御史
應訓附江陵爲耳目鬻相權會公當室有事金陵給
事授餐甚盛當室不知所報直往謝之具言公昔視
權荊州吾父母國德公久矣今在內史計得朝夕侍
公公至費無所先大以爲望乃挾御史言京兆且老
其何以奉高廟衣冠太宰憚之議從致仕公聞而
大喜曰吾始願也二憾其爲我德乎公不言而務躬

行其醇厚人倫壹稟於天性既入鄉校猶力朝春同學有過之者笑曰子賓春邪公謝曰子職也藉第令五鼎養宜無若日高春比居喪哀毀過當伯兄下而難事公奉之如嚴君伯主中分猶復推良居苦嘗從所親貸錢萬爲博士脩適伯收子母錢顧甚急公悉以奉伯乃復轉貸而脩之程氏姊嫠而貧孤不立公三爲之納室其于近屬亦然公始婚語夫人葉若爲人婦第善事舅姑夫人唯唯公揭居室最關風化六字大書室中嘗從治河例餽河魚日供具夫人則以非分之取寧食無魚公善其言而罷之曰吾益友也

自徐文貞居政府諸薦紳學士率以講學爲名高公
不其然言訥訥如不出諸口吾鄉二三君子浮慕王
文成鄒文莊二家言鄉人詆其不讐是非蠡起公第
求實勝毋近名人亦未嘗求多卒歸於長者里居不
問家人產獨治形家言嘗上面勢二區以備烝嘗宅
兆二區以備封樹乃今公及夫人各葬一區是已夫
人以甲戌即世公後夫人者十年蓋當乙酉季冬行
年七十有一監大夫部使者以 卹典請 上從部
議可之 詔下有司葬祭如令甲公王父泰父祥慶
皆贈通奉大夫雲南布政司左布政使王母朱母姚

皆夫人公子五人長一元次一德皆先歿次一貫次
國子生一樂次即一敬舉首善第五人孫八人思與
思載俱縣博士弟子曾孫四人公故好文爲考妣請
墓文者甚具先是李千鱗志妣氏墓則以考氏屬不
佞志之不佞負疾者十年有諾責公寢疾則屬從子
一渭以爲言備在婚姻願得司馬一言而瞑于時不
佞力疾具草公手讀之竟帖帖有喜心頃之乃歿公
之歿也程漢陽有狀蕭太史有碑大司寇王公有傳
足徵矣窀穸之事不佞竊嘗任之爲之志如右銘如
左銘曰先民有言不求人知而求夫知我儀圖之公

其庶幾孰爲先傳洒掃應對孰爲下學內則少儀純
純常常知我者希含章時發厥有天倪硜硜不移袁
州則知皎皎不淄江陵則知侃侃不隨新鄭則知要
以取節全體未窺卒之殊方濡滯內史遄歸疇能依
依求爲可知借曰無求天則知之居然有子燕翼于
飛彼其有喙三尺名是實非脩然而起的然而微鳴
呼庸詎知之爲不知庸詎知不知之爲知

明故驃騎將軍都督僉事鎮守貴州地方總兵
官戚次公暨配贈淑人李氏合葬墓志銘

驃騎故從特進入閩則翩翩逢掖也余目偉驃騎足

當鴈行而豐皙美鬚差賢特進遂辟之幕府佐中軍
其後驃騎起閩外埒勲名則自閩推轂始卒之兄弟
並建大將旗鼓震耀一時驃騎首引疾謝黔特進去
粵歲乙酉驃騎稅駕蓬萊特進取道肇林爲十日布
衣飲余故有弇州之約將戒行屬仲氏以末疾留不
果發特進亦言驃騎歸而伏枕心竊繫之不且爲汗
漫游無不可者行次淮海舍中兒以驃騎計聞蓋驃
騎夙奇仲子與國而憐之不圖暴疾而歿其哀過甚
尋以閏月庚戌告終特進怛台傷如喪手足先是驃
騎徙南京僉府卒淑人歿署中冓子壽國奉母喪歸

未舉也既奉驃騎諱耦殯之特進歸而二殯在堂號
泣動地明年夏四月癸酉命孤壽國奉二殯葬郭南
新阡既封未及拚坎趣發一介持手狀請志若銘其
時余與弱弟俱避暑京口往余立孝廉將軍傳戚之
先世稍具傳中少保遞課績進三孤四世並以光祿
大夫加特進曾大母閭嫡母張生母王並贈一品夫
人矣驃騎則孝廉仲子生五年而孤特進長驃騎者
五年任主器踰舞臺行襲萬戶歸而受室於王是封
一品夫人亦出世冒驃騎父事兄母事嫂嚴事外傳
屹如成人特進既以材官部六郡良家子戍薊門驃

騎受博士經籍郡弟子一品自營六禮爲驃騎納李
淑人計夫子歲勤王幸得叔姒如棠棣淑人偃蹇不
相下失一品驪特進力解之幸毋以鼠及器尋擢十
萬戶備倭海上以一品從幸相遠無間言及一品歸
二姒怡怡然相得也特進通嚮用授歲廩五百驃騎
得以貲入成均居十年始應余辟時特進以功蔭正
千戶察驃騎心欲之宣言若必從軍堯鏊何如側注
遂移蔭驃騎驃騎始胃而入軍累俘馘功世襲指揮
使丁卯還衛揔登州營戊辰揔沂州領事矣先是特
進從譚襄敏並召入督鎮薊門督府疏部山東入

衛民兵赴踐更諸材官無如戚繼美越三年卒戊部
議罷之督府留驃騎無行胥後令會督府上邊事請
設險守邊沿邊塼埴爲牆沿牆列亭障數千計聯絡
爲守率以材官爲植戍士受工驃騎受命行間乃獨
首事會將令下戍士赴工者如軍行行有程程有次
止齊毋後坐作毋愆不者軍正主之有法無貳驃騎
揭竿徒步出入務以身先遠戍多窶人午不能餉乃
團粳菽爲糲糝藜藿爲羹命之坐而人移一器餉之
士用命益力繕亭者七先期告成翼翼言言堅完壯
麗督府課比先登最令諸將巡功者悉師之邊人當

工始興猶且壽張惘惘及驃騎經始而効捷人心乃
安督撫三上功進階都指揮僉事尋轉金山遊擊移
河南掌印都司襄敏入本兵仍復擢金台嚴叅將部
南兵入衛旣而特進上書引嫌請避改靖州丙子擢
狼山副總兵越六年徙僉南京都督府事壬午入
賀得實授都督僉事勲拜驃騎將軍李業已亡贈淑
人如令甲 陞辭而出省特進塞門盖相別者十有
三年一見而喜可知矣無何鎮守貴州總兵之 命
下恨恨就道特進餞之湯泉兄弟馬首牽衣號咷而
別徒屬皆相顧雨泣班馬不前吁嗟嗟乎傷哉蓋自

此永訣矣當世怙矯成習而文吏隸視武夫脂韋取容擎拳取媚無所不至久之跼注日削綦履日較樸俎未陳代共刀匕功則尸祝罪則庖人替也久矣特進在事功成不居此以禮交率折節自下彼或凌節務持重而戒詭隨甚者侵官輒爭之彊無所撓域中城守諸將士廩廩受命庶司即所隸將率偏裨視若乘傳文告不及關白不通卒然詰之猥云不習而視成事特進疾軍政久弛力任更張於是令之三申之五一不至則逮書記杖而遣之再不至則逮幕僚三則逮主者行之累歲師律始刑然自監司以及守令

目攝之直負功多無所發驃騎守父兄家法趺趺不失步趨所至壹以官守抗庶司以軍政繩諸將士監大夫部使者習知其爲將門介弟負雋才先後數十薦書沓矢而入庶司則以先世未有樹也惡可與元敬竝驅或將求多議多格驃騎猶然守勝不能自堅則謂彼直將修伯氏之郤而傳之孱愬之特進特進則曰吾累吾弟引咎謝之蓋五授偏師曠日持久皆不自行特進陰爲之地不以聞始出金山疆事大治郡丞監海防者疾其專也中之賴閩中二三大夫乃得免則愬之特進特進謝不敏無貶辭尋以連帥徙

河南掌軍政申令所部逮不至者若干曹徇發笈冒
邊操以待入援中睚眦者小有言賴所部得免則愬
特進特進謝之如初及徙靖州則南鄙也令多擁關
無專成復不樂久居之愬特進特進無所譙讓謝如
初及以副將任狼山意得矣始以尺一書歸德特進
特進大喜自是庶幾乎格吾真亡何復愬其不便特
進則以爲此驕吾毋弟過也終無尤要以承家狗國
砥礪官常則其治靖州猶河南也治狼山猶金山也
于時島夷屏跡然或乘間而薄海隅適驃騎部兵浙
江以舟師覆之海外任狼山則餘東場有警提一旅

殲之藉令一當大舉而長驅其殊伐可逆覩也驃騎
始受事特進推歲祿而食之者十年廩食既贏始歸
祿入故事胄子當官者主正室勿問其私孝廉故無
私特進繕正室而不居也嘗購二室分授驃騎二子
而諸子未遑是非好名殆亦非千乘國也至其分厘
而出每及於蹶輒疾首而尤人猶之乳哺啼飢蹙蹙
號援也特進不居其功而居其過是皆本之中心惻
怛豈可以聲音笑貌爲哉以友徵孝以孝徵忠固未
有友而不本于孝者亦未有孝而不資之忠者借曰
家教斯其徇國之本與余既以重孝廉重特進驃騎

亦因之取重焉後世有餘師矣是時壽國當室婢子
與國出淑人故婢項而舉之淑人故司晨項抱子匿
他室顧項雅得用事代淑人晨而益不馴及其子亡
項無賴矣驃騎就木項悉發橐裝而佚之壽國讀世
父書舉已卯鄉試深中重發克世其家而特進狀不
及淑人顧內德非伯氏所得具載謂淑人緘口以保
庶孽有羽翼功且有子而才毋道善矣特進之狀斬
斬余何敢綴一辭墓門之石非余孰銘特進得之矣
銘曰人孰無父而得孝廉也者而爲之父人孰無兄
而得特進也者而爲之兄而不逮而父繩直矩方循

其故步而從而兄馳驅四塞戮力專征鬼方既平功成身退逝將耦耕南郭之外白首同歸云胡不待墳也特聞麓則安在相彼祁連滄洲之野既封之堂亦樹之楨狀布伯兄名不輕假誰其銘之爲左司馬

明故謝母徐宜人墓志銘

金谿徐氏望耿陽顯者七世矣迄于正統 賜進士瓊及第第二人歷禮部尚書太子太保太保聞孫二伯金當戶仲欲明籍太學生竝以倣儻承家仲事伯唯謹仲有女而淑嫺內則於公官伯珍之非其耦亡敢問謝全州相傾國中士年少與計偕媒氏通名伯

主仲而許之字徐賢良天宇吳孝廉勝習二姓尤善
全州則以其私語之真而相也即大卿褻然得一舉
無如得婦良無論婦順章章要以博聞好古引于正
經即諸儒不及也宜人高門之自出出新裝蓋太學
治裝甚都全州目攝之不色喜宜人折節爲儉悉內
橐笥佐全州貧夫子爲鮑爲梁吾其爲桓爲孟伯息
子二宜人子畜之長文學廷賓次考功廷寀方在齠
齔始從全州受章句次受經次受古昔先王次受博
士業于時蒙也善養而時發之日程功月程能率以
殿最爲喜怒一得則爲之溢喜不避內稱一不得則

怒以色徵不貸督責宜人逢其怒而懼其遷也從容
諫曰兄子猶子責善謂何且孺子夙有知一懲而百
勸無難矣何責之深既太學賓全州全州出兄子所
就業而稱善太學就舍讓諸子姓而笞之庶宜人從
容諫曰吾聞教必豫而後刑兒懼大人之不豫也即
甥不足以尸南面第遣諸子姓從甥遊太學如其言
而兩家子弟多速肖考功與孝廉廷桂申以婚姻孝
庶則伯之子也全州當大義無卻慮直以身先毋諷
之曰敬直則不孤彊直則伯宗且不免全州諤諤直
以爲弟靡置弗聞嘗祈夢龍虎山夢銘門屏者二警

語有曰聲至後語時至後食既寤則以爲梱內之議
通於神明分宜居秩宗象入其舍聞者徵其當入相
全州以告宜人宜人頷之相則相矣而無令名象有
齒以焚其身賄也宜人殤首子懼將不宜則分遣蹇
脩爲全州卜媵請曰在鼎之大有君第占之全州謝
曰嘻即它出吾弗子既而宜人五舉子殤者三乃今
廷諒當室舉孝廉次廷讚籍文學弟子全州雅負國
士誓將超距先登凡十上南宮太宜人黎羣矣宜人
勸駕執手而語全州古之奉檄者爲親猶懼不逮君
才大矣固當晚成不則與其爲臯魚寧爲毛義全州

掩耳而走固心諾宜人既殿出令東安楚巖邑也故多訟構者主之獄既具當罰金令獨蠲兩造而坐構者宜人笑曰構者左右袒襟帶相依即構者贖金舍兩造何賴令曰善自今兩造無所預悉索構者囊中無何邑中豪猾皆出境先是饑民僞增口而冒賑粟後令至按所增數籍以爲庸全州覈而悉減之籍上所部則曰王成增而受賞吾其以減蒙罪乎宜人笑曰王成爲名高兼得厚利顧千古以爲僂將焉用之君全活若而人百世之澤賢於上賞有土者壹以養民爲善政寧有二心所部多令能絜爲令吉州張氏

兄弟脫其籍匿東安十餘曹輕爲邪以橫起富戊午
甲長劉生四人從吉至索歲征張醉而掩殺之竟無
跡辛酉劉生家屬慙部使者下令跡之伺察百端計
無所出宜人謂今人謀盡矣君其參之鬼謀令焚香
額天夜夢四人指歿所發之悉得罪人伏辜行部者
最東安舉高第嚴太宰徵良令東安列徵籍中其曹
恥不與者中之量移全州牧會太宜人計至帥宜人
奔喪歸流言卒行全州當左徙旣釋服堅持不行宜
人請曰將懟君也乎哉抑將釋憾爲也懟君無上釋
憾無徒行矣全州投袂而起出居房宜人從不旬月

而房大治房人恨得令晚響應捷于東安獨負積勞
疽發背而殞宜人哭踊垂絕幾不勝喪及考功孝廉
遞來奔哭聲爲之振地先是宜人喪世父頓絕而蘇
既而喪父喪姑哀毀踰禮及哭全州滋甚嘔血數升
既則以二孤孺未有樹也未亡人即相從地下謂
良人何於是撫有二孤既食而教孝廉讀書庭內耳
目無他宜人喜曰昔高鳳漂麥不及知吾兒近之矣
孝廉在側呼鳳兒而不名既二子籍膠庠翩翩並冠
多士每第甲乙差池如鴈行比督學使行郡中則亞
孝廉而首文學宜人憮然曰君陳以孝友爲政惡可

以弟先兄且其才有差何倒置也頃之試直指孝廉以稱疾留宜人彊之第正名以脩不敏孝廉唯唯卒得甲乙有常宜人幸一洗之乃始愉快歲當鄉試宜人率齋戒而祝之神幸而一舉齊名非先大夫之靈不及此得一則惟主罷季胥後圖壬午捷聞則廷諒暨廷賓之子繼科皆入彀宜人聞而喜可知也吾自今可以報先大夫其後祝廷讚行日幾幾望之如嚮者初全州見倍宜人竊有隱憂大兒務窮奇吾未知其所就業及孝廉聲日起以逢掖當諸薦紳宜人居瑤林里中聞都鄙藉藉謝生即海內知名矣賢豪長

者車結轅于門宜人乃驩幸哉有子及鄉校列全州
高義得請而祀瞽宗東安亦祀之祠先後並舉宜人
咕咕自喜始一解頰則語孝廉吾雅言而父夫也而
戾而能子也而疏而毋越在闕觀紛紛徒豪舉耳乃
今而父血食當道表閭即論定於僉同幸孺子爲之
後布衣以其親顯吾自以爲弗如始孝廉數竒項項
不自得則之澧州問道將爲方外遊歸則結客四方
日徵歌張具宜人觀其深也是將託之夸毗者邪吾
其拓葆大以逢之不亢而制悔心萌矣佯言人生行
樂耳宜莫如天親彼其儻然而來于我何有于是孝

應譜新聲爲雜劇日陳歌儻以當弄雛宜人爲之融
融信可樂也既又爲之三築室徙居之孝廉入新室
中盛供具如上客俛首而慙自責余小子非夫哉母
氏治子舍如奉大賓劬勞甚矣余小子啾啾待哺惡
用穀食也者而重勞之翻然改圖始下帷而攻本業
宜人察之而信吾今將割腹刃以截他腸乃悉屏紛
華徙懸徹俎居未期月孝廉先鳴及孝廉卜居臨川
宜人居守瑤林如故故居火乃就臨川歲時數往來
百口待宜人而食孝廉獨與饒菴湯顯祖攻詞賦什
五居庭比三年始依依膝下宜人夙治諸史閨中抵

掌歷陳前代成敗興亡旁綜歷書天官書機祥圖讖
卜筮諸書爰及百氏孝廉叩之如響即老生不耐談
以故出入不倍所聞其所稱引率中窾孝廉又言母
非直其才茂也肫肫厚于人倫王母春秋高敬事匪
懈昔爲諸母采悉出先大夫母齒二妣而身下之卒
未嘗有德色世兄以雋才不售先大夫將推而內之
成均既弃二孤未及也母謂先大夫有成言矣乃手
授囊金爲資母舉女兄三有甥七人矣視諸孫諸外
孫等分甘而食之必均及其季年躬織紉而授之衣
必歲徧歲時饋諸親舊焚券以賑里族之窮再從子

嘗貸母錢歷十年所一旦操竒贏歸母母恍若忘先
大夫令大宗爲祠母居中任紀綱之役既奉宗祏置
祭田父之羣不逞闌出以自封諸父老以告母立孤
庭下數之曰考氏屈群力而奉烝嘗乃今稽品式覈
度支則孺子事縱無念爾祖寧無念爾考乎乃斥干
祭法者于祠削其胙母故席文繡比有家則由詘入
羸居常衣大布衣衽竿立無曳地諸女諸婦具在壹
以儉師之由是五宗九屬無間言具曰笄幃君子也
宜人初載好樓居嘗誦金剛經奉觀音大士一夕夢
里中化爲大壑乘急流而據禪榻趺坐如觀音既而

子若孫二孝庶俱來默聽所誦持爲上兩人者擎跽
如有所禱唱五言如哀辭寤而志之吾不臘矣歲乙
酉二孝庶當待命公車廷諒以日者推筭自占良月
當大難秋八月宜人病迄十月竟不起其日甲申諸
女進藥遞却之必冢婦嘗乃入口顧謂諸女吾生荼
蓼備嘗傷哉獨不能饗吾婦孝養耳病且革呼兒不
絕聲戒之曰時惡雋異俗疵文雅今人非古人矣毋
以虎豹之文來田廩豐累千言要皆經世大略冢孫
繼呂最愛未及逆婦則出金釧一遺之其一目繼科
遺而母氏既呼冢婦結束祖遷正寢而終享年六十

有三後全州十八年矣廷諒將奉大事則以小祥入
新都拜下而泣與俱屬余以窳劣之事廷諒故以論
著顯而廷諒亦難爲兄家婦吳爲廷尉潯女舉子五
長即繼呂次繼蘇繼林繼申繼徽呂聘于王爲參知
紹元孫女蘇聘曾爲御史佩孫女介婦徐爲給事良
傳孫女生子二繼裝繼參聘吳爲廷尉子橡女宜
人三子壻長胡以寧次劉煒次黃炳宜人將終憾不
及黃氏女訣顧謂廷諒黃甥受青衿矣第程督胡生
蓋亦無所不用其情毋道備矣二子卜兆某山之原
負某抱某以某月日葬銘曰褰衣冉冉相彼笄而冠

姆教瞿瞿居然媛而儒瑟琴則友婉若賓而耦機杼著慈展也母而師大家疇依碩人疇嗣母也得全嘉祥善事庶足千古豈伊六珈歸爾真宅其生也無涯

明故處士谿陽吳長公墓志銘

古者右儒而左賈吾郡或右賈而左儒蓋拙者力不足於賈去而爲儒羸者才不足於儒則反而歸賈此其大氏也歟之西故以賈起富其傾縣者稱三吳三吳出谿南即谿陽里長公曰繼善是舉丈夫子五人其四以傾郡聞季君無祿早世居其拙季曰自富孺人戴乃代有終戴以劉姬進季君有三息子長即處

士名良儒處士生九年而孤戴子之如適既從程登仕受室請受經爲儒戴泣下而執處士手命曰自而之先諸大父鼎立而父從諸父固當嶽立不幸崩析獨不得視三公未亡人從柩內而相形家得而父兆吉直將樹衡霍而夷泰華日幾幾於孺子望之且而父資斧不收蠶食者不啻過半而儒固善緩急奚賴耶處士退而深惟三越宿而後反命則曰儒者直孳孳爲名高名亦利也藉令承親之志無庸顯親揚名利亦名也不順不可以爲子尚安事儒乃今自母主計而財擇之敢不惟命於是收責齊魯什一僅存瞿

然而思去國餘三千里徒以錐刀而沮將毋即鉅萬
何爲吾鄉賈者首魚鹽次布帛販繒則中賈耳惡用
遠遊乃去之吳淞江以泉布起時時奉母起居相載
相及月計者月至歲計者歲輸戴孺人笑曰幸哉孺
子以賈勝儒吾笑得矣脫或堪輿果驗無憂子姓不
儒時處士負不羈任放自恣客諷處士汝爲如聖善
何朝嶽麓而顛隳其何以望衡霍處士唯唯客亦知
四時之序乎春作夏長夫孰能不華百物必俟秋成
不處其華處其實矣始吾有東齊之役於時爲春出
句達萌娠娠乎未章也及其出也長養滋大盛夏則

然及是時而爲此規規時過焉可追也吾故絃衣奇服爲統綺游脩曼便娟二八迭進庶幾乎內熱飲永矣由今以往則秋也吾將饗秋之實乎哉世賈以鹽筴爲桓文淮茅而浙殿也吾其伯浙卒之胥命於淮於是去吳淞江則挾千金徙浙尋爲鹽筴祭酒浙諸大賈皆列雁行則又曰吾故將以與國盟淮南挾鉅萬往人言諸吳固多上賈而處士之賈也良其握筭如析秋毫其計贏得如取諸外府其發也如賈大夫之射雉其掇之也如丈人之承蜩知言矣乃處士中年折節謝俠少游吾少受命於親不自意儒名而賈

業幸而以賈底績吾其儒業而賈名暇則閉戶繙書
摹六書古帖其知交率遠貴游而親爾雅無不當人
人心嘗言母氏奪吾儒第以吉兆卜吾後吾業未畢
固當爲後圖乃課諸子受經以成先志於時嚴氏姬
舉子惟賢惟清惟明惟涵並入成均受業季一淳孽
子一浩時在幼冲丙子夏處士捐館武林蓋春秋六
十有八諸子奉處士而正丘首則婚氏惟賢帥諸弟
抵余勒石墓門余通居三年喪而諸子卜兆未決以
故持久未之及也是歲即次江介而叔子惟明來徵
成言余故多叔雅好文逝將一洗諾責且處士余肺

臍親也叔從伯西歸葬有日矣其何說之辭處士聲
如洪鐘脩髯當六尺之半居常務孝友母由處士成
名拊仲叔藐焉二孩獨力當戶卒與之中分產遞求
多輒遞益之塗遇二喪不能舉遂傾橐以歸賻其喪
概諸早服不勤重積不括卒之不詭於正居然長者
哉昔楚大夫自多其家猥云父黨凡什蓋仕者九人
矣獨其父以布衣終其無能讀父書幸貳冢卿都少
宰察其意在張楚抵余不馴之辭余竊竊少之越十
年不報處士本之食舊三五代興先訕後羸較若畫
一蓋棺論定豈余不能贊一辭獨內難起蕭牆迄今

始定重以堂斧協卜遂爲之志爲銘時當炎風殆將
躋南嶽而時祝融耳銘曰謂士也恣睢絕塵奔電國
步不踰謂士也纖起霍然懸解控縱自如疇卧盱盱
疇覺遽遽疇拮疇据子姓之儲疇菑疇金來許詩書
考卜一區玄圭上腴吉人攸居世世寔饗其餘

太函集卷之五十四